



# 苦命人安东

格利戈罗維奇著 倪亮譯

新文艺出版社



# 苦命人安東

〔俄〕格利戈羅維奇著

倪 亮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 9 5 8 •



Д. В. ГРИГОРОВИЧ  
АНТОН ГОРЕМЫКА  
本書根据 ДЕТГИЗ 1955 年版本譯出

苦 命 人 安 东

〔俄〕格利戈罗維奇著

倪 亮 譯

\*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期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11 号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 号 1686

开本 787×1092 紙 1/32 印張 5 3/4 字數 102,000

1958年6月第1版

195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價 (6) 0.48 元

## Д. В. 格利戈罗維奇的中篇小說 苦命人安东

进步的俄罗斯作家們在自己的作品中热烈地卫护普通的人民，使他們免受剝削者的迫害。A. И. 拉吉舍夫是第一个为人民的权利而斗争的战士。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一書中，他揭露了那些把农民当牲畜一样出卖，使人妻离子散的地主們的殘酷和專橫的面目，同时号召农民起来反抗。拉吉舍夫由于勇敢地挺身而出、反对农奴制度，而被流放至西伯利亞。

馮維辛、普希金、格利鮑耶陀夫、萊蒙托夫、別林斯基、赫尔岑、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車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列夫·托尔斯泰——一切偉大的俄罗斯作家之所以使我們感到亲切、可貴，首先是由于他們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对人民的热爱。他們維護人民的权利，揭露地主們的殘酷和專橫，并和一切奴役、压迫人民的專制农奴制度进行了不調和的斗争。他們創造了农奴的形象，表现了农奴們虽然受尽压迫、缺乏教养，但是他們心灵崇高、对人仁慈，为地主先生們所望尘莫及。因此，进步的俄罗斯文学在解放人民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在上一世紀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出現了許多以人民的苦難為創作主題的作家。在這個時期，正如別林斯基所說的，大家都“關心下層階級的命運”。作家們以了解生活，暴露生活的黑暗面、城市陋巷中居民們的貧窮和無知以及農奴們的暗無天日的奴隸生活為己任。別林斯基寫道：“這個世界又黑暗又可怕，我們的文學必須……經過反復的考慮與體驗，才敢於紆尊降貴，來接觸這個世界，微微撩起替它遮蓋陰暗的內幕的帷布，並且果然撩起來了。”<sup>①</sup>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維奇·格利戈羅維奇（1822—1899），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列夫·托爾斯泰的時代人，是那些描寫人民的痛苦生活的作家之一。他的兩本描繪農奴生活的中篇小說——鄉村（1846）和苦命人安東（1847）使他在文學界獲得了廣泛的聲譽。

在一八四二至一八四三年之間，格利戈羅維奇和別林斯基的團體，和勞人的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涅克拉索夫都很接近。在文學的回憶中，格利戈羅維奇曾經談到過：那時候，他已經“開始嚮往於現實主義，要想象果戈里在外套中那樣真實地描繪現實，我懷着喜悅的心情反復地讀着這本書。”

一八四五年，格利戈羅維奇發表了特寫集彼得堡的手轉風琴師。“約莫兩個星期左右，我整天在三條波迪耶切夫斯卡亞街上徘徊，那時候，这三條街上的居民多半是手轉風

<sup>①</sup> 見俄國文學史，中卷，作家出版社出版，第619頁。

琴師，我跟他們談天，到他們那些破爛不堪的陋巷里串門，隨後就把自己的所見所聞詳細地記錄下來，”格利戈羅維奇後來回憶道。

一八四六年，格利戈羅維奇到鄉村里去，在那里，他觀察了農奴們的生活，寫了自己的第一個中篇小說——鄉村。這個中篇的基礎是真人真事，是作者的母親告訴他的，她經常替農民治病。有一次，人家把一個年輕的、患肺病將死的農婦送到她那儿去；這個年輕的農婦的丈夫是一個粗暴的小伙子，他們倆是被迫成親的。他痛恨她，開始酗起酒來，并且時常毆打她，把她折磨得痛苦不堪。這個可憐的婦女的經歷在格利戈羅維奇的小說中具有特殊的意義。對那在農奴制統治下的黑暗的、鄉村中的殘酷習俗的描繪不但激起讀者對那被丈夫所折磨的阿庫林娜的同情，同時還喚起人們去消除農民的無知狀態，使他們擺脫貧困和地主的壓迫。

一八四七年，格利戈羅維奇又到了鄉村，寫了中篇小說苦命人安東。格利戈羅維奇不單是個寫農奴制度下的鄉村的风貌素描家，因為他創造了一些呼吁正義并引起人們同情的農奴的形象和性格。鄉村和苦命人安東差不多跟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中的第一個中篇——霍爾和卡里內奇同時發表。這種對當時人民生活的真實描繪以及呼吁社會人士與農奴的無權地位和痛苦的處境作鬥爭的號召乃是文學中的新現象。

在苦命人安東一書中，作者敘述了一個貧苦的莊稼漢，為了付人頭稅而被迫出賣僅有的一匹馬的故事，通過這個

故事，作者以偉大的藝術力量表現了農奴的痛苦命運，描繪了農奴主的橫行霸道的陰暗圖景。總管把安東的弟弟送去當新兵，而叫安東本人每天去服勞役，並且奪去他的地，使他勞得“家里連半塊木片也不剩”，到臨了，還逼着他賣掉仅有的一匹馬付人頭稅。

那些寫總管的場面，對他的慘無人道的殘酷和專橫的性格的描繪，有力地表現了那可憐的莊稼漢處境的可悲。即使安東的馬沒有被人偷走，即使他順利地把馬賣掉並且付了人頭稅，他還是不可能改善自己的經濟狀況，使一家人免得挨餓。格利戈羅維奇在這個中篇小說的前面寫了兩句題詞“能活就活，要死就死”，這不是偶然的。這兩句民間諺語強調指出了社會對莊稼漢的命運，對他們的生計和不幸所採取的冷漠態度。

作者利用了安東的日常生活中的細節以展露小說的主題——莊稼漢的無法自衛的地位，他們乃是壓迫者的專橫的魔掌下的受害者。

我們知道：安東雖然受着貧窮和經濟破產的折磨、被總管吓破了膽，但是，他卻是個心地善良的人，他深愛侄兒女和妻子，關懷別人，並且熱愛勞動。在特羅斯金諾村，安東伯伯的茅屋破舊得驚人：屋頂眼看就要坍下來了，代替煙囪的是一隻底部打穿的、粘土制的鉢子，甚至連“屋頂上一隻木製的小雄雞，在主人境況寬裕的時期大概顯得很神氣，……而現在卻沒精打彩地向左垂着頭。”他的妻子華爾華拉憔悴而瘦弱，孩子們則不得溫飽。安東一家人的生活是農民的

貧苦境况的典型写照，这种写照我們在托尔斯泰的一个地主的早晨里也可以看到，在这篇小說中，托尔斯泰对于楚里斯<sup>①</sup>家的茅屋作了同样的描繪。可是，在安东身上，还有着足夠的力量：他精神飽滿而且滿腔熱情地对待自己的妻子、侄儿女和那个要飯的叫化婆，他還會把自己的面包分給她吃。当安东講到过去生活得不坏：粮食不缺，“畜欄里养得有三头牛、两匹馬”的时候，他就安慰自己的妻子說：“吃些面包加上克瓦斯，我心里想：也没什么，撒点鹽就咽下去了！人人都有倒霉的时候！”

可是，当总管派人去叫安东的时候，他就失去了平靜，而变得沮喪起来。他知道：总管又要向他收入头稅了，这笔錢他是没办法支付的，可是他明白，总管决不会饒恕他。安东立刻变成了一个可憐的、受踐踏的人。一种大禍临头的預感控制着他：“当庄稼汉走近台阶的时候，他感到自己的双膝发抖，呼吸急促：他全身哆嗦，觉得冷入骨髓。”

作者在描繪两个陣营——农民和地主——的时候，使用了鮮明的对比和反襯的手法：把挨餓的孩子們以及安东的空无一物而破旧的茅屋跟地主的谷仓和烘谷房相对比，在这些谷仓里，放滿了“无数堆收割下来的庄稼……这些庄稼已經这样原封不动地放了好几年了”，它們在等待着荒年，那时候，地主就可以高价出卖粮食。作者又把总管那肥胖、健壯和傲慢的姿态跟华尔华拉和安东的消瘦不堪的臉

① 楚里斯是一个地主的早晨中的一个农奴。

孔相对比；把尼基塔·菲堯多累奇对那见了繼父就害怕的十二岁的女孩法提姆什卡的殘酷态度跟安东对孤儿們的慈爱的态度相对比。

作者写出了苦命人安东后来所碰到的一連串的灾难，这就加强了他的命运的悲剧性。他質朴、單純、容易輕信，因此就上了城市惡徒們的当。“他現在被总管給毀了……唉，真的，他的命太苦了……不用說，沒有馬，他什么都完了，”安东的一个同乡談到他的时候同情地說道：这个同乡离开了特罗斯金諾村，在一家工厂里做工。

在小說中，清楚地表現了农民們散漫的特性，这使他們不能保卫自己的利益；同时，我們也可以看到，在农民中間已經在酝酿着对农奴制度这一羈絆的自发性的反抗。有些人竭力想摆脱这种束縛，他們宁愿付代役租、背乡离井，出外謀生，象安东的同乡米特罗哈，“一个穿着藍長衣、头发鬈曲的胖胖的小伙子”就是这样的（作者故意強調他表面上的富裕）。另外一些則索性不付田租，逃出了地主的庄园，靠卖手艺度日。安东在上市集去的路上碰到的“两个年青的、看样子是高高興興、无忧无虑的小伙子”就是这样的。他們以譏諷的口吻对安东說：他們是“从打击县枯枝乡棍子村来的”，并且还唱着如下的歌子：

为什么，为什么，你这个淘气精，

离开自己的乡井？

任何人的話你都不听

只是一意孤行……

还有一些这样的逃亡者：他們在大路上搶劫財主，象安东的兄弟叶尔莫拉依。

讀者很可能会这样想：安东和叶尔莫拉依可以不必碰面，这样一来，安东所遭遇到的那种可怕的結局就不会发生，他就不会因被控参与搶劫商人的錢財而办罪了。在这儿，作者有几分人为地使安东的一連串不幸的遭遇复杂化，即使没有这种遭遇，安东的生活和命运已經夠苦了。在小說中，安东失去駑馬以后的絕望神情被描繪得十分突出。安东光穿一件襯衫，整夜在田野上奔跑，眼睛由于悲痛而失了神，这情景給讀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別林斯基在論及苦命人安东时，写道：“虽然整个故事的外部輪廓环境在农民失去一匹駑馬这个主题上面；虽然安东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决不屬於精明而机巧的那一类人，但他是个真正悲剧性的人物。这是一篇感人至深的中篇小說，讀完之后，忧郁而沉重的思緒不由得会涌上你的心头。”

沙皇的檢查机关不允許公开地、大声疾呼地談到农奴制度的危害性以及消灭这种制度的必要性。但是，对那些象安东那样被摧殘的农奴們（他們为数不少）的眞摯同情，以及对于他們的生活的眞实描繪却在农奴制度的堡壘中打开了缺口，从而动搖了它的基础。

苦命人安东的出版使作者的同时代人极为兴奋。別林斯基在給 B. И. 包特金 的信中写道：“沒有一本俄國小說

曾經使我獲得如此可怕，如此使人苦惱、難受、窒息的印象：當我讀它的時候，我感到自己好象廁身在一個馬廐里，在那兒，‘好心’的地主鞭笞和折磨着整個領地內的農奴們，這領地是他的高貴的祖先們的合法的遺產。”

一八九三年十月二十七日，當Л. Н. 托爾斯泰祝賀格利戈羅維奇從事文學活動五十周年紀念的時候，他追述了自己看了這個中篇小說後的激動情緒。“我記得苦命人安東怎樣感動和吸引了我，一個十六歲的孩子……它曾經使我怀着愉快的心情發現了：在寫俄羅斯農民，我們的養育者，或者，不如說，我們的老師的時候，可能而且應該不帶着嘲弄的口吻，也不應該為了點綴景色，而是應該怀着熱愛和尊敬，甚至怀着畏懼的心情來全面而真實地描繪他們。”

M. E. 薩爾蒂柯夫-謝德林在談到格利戈羅維奇的中篇小說給予他的印象時，寫道：“我記得鄉村，記得苦命人安東，記得那麼清楚，仿佛書中所寫的一切是昨天發生的。這好象是初次下降的有益的春雨，又象是第一同流涕的真摯的熱淚。由於格利戈羅維奇的良好開端，關於‘莊稼漢是人’這個思想在俄羅斯文學及俄羅斯社會中扎下了根。”

格利戈羅維奇的中篇小說是過去時代的活生生的見證，它敘述了俄羅斯人民痛苦的生活。

### C. 列烏舍娃

- ① B. И. 包特金 (1811--1869)，俄羅斯評論家，後來從溫和的自由主義轉向反動陣營。在六十年代包特金所寫的評論中，他護衛“純”藝術的唯心主義理論。

## 目 次

|                             |   |
|-----------------------------|---|
| Д. В. 格利戈羅維奇的中篇小說苦命人安東····· | 1 |
|-----------------------------|---|

|            |   |
|------------|---|
| 苦命人安東····· | 1 |
|------------|---|

|              |   |
|--------------|---|
| I 伯父和侄子····· | 3 |
|--------------|---|

|              |    |
|--------------|----|
| II 赤貧的人····· | 14 |
|--------------|----|

|            |    |
|------------|----|
| III 路····· | 35 |
|------------|----|

|            |    |
|------------|----|
| IV 市集····· | 53 |
|------------|----|

|           |    |
|-----------|----|
| V 投宿····· | 70 |
|-----------|----|

|             |    |
|-------------|----|
| VI 花斑馬····· | 84 |
|-------------|----|

|                |    |
|----------------|----|
| VII 荒唐的故事····· | 93 |
|----------------|----|

|                     |     |
|---------------------|-----|
| VIII 尼基塔·菲堯多累奇····· | 117 |
|---------------------|-----|

|            |     |
|------------|-----|
| IX 歸去····· | 137 |
|------------|-----|

|           |     |
|-----------|-----|
| X 結尾····· | 160 |
|-----------|-----|

東安人命苦





能活就活；

要死就死。

民間諺語

# I

## 伯父和侄子

在最偏僻、辽远的特罗斯金諾白楊林的深处，有一个庄稼汉在干活；他双手握着斧头，挥开手用力砍着高高的枯树叢，这些枯树叢成了攔路的障碍，把这地方的森林給堵塞住了。寒冷的冬日快要来临；庄稼汉正在貯备柴火。离他約莫五步路光景，停着一輛高高的大車，車上套着一匹餵养得还不坏的有斑紋的老馬；再过去一点，在右面，透过那些光秃秃的树枝，可以看到一个裸着上半身的男孩子，爬在一棵古

老的、上面筑有寒鴉窠的白楊樹頂上。从那庄稼汉的消瘦的臉孔、弯曲的脊背和灰色、失神的眼睛看来，可以毫不犹豫地說他年紀有五十多岁，甚至五十五岁了；他的身材又高又瘦，胸部凹陷，留着一撮稀疏的、淡黄色的鬍子，鬍子中露出不少銀絲，他的頭髮也跟鬍子一样。他身上的衣服不能再适合他的外表了：全部服裝，从戴得低低的皮帽直到那件用树皮編的帶子束着的羊皮短襖，都是破破爛爛的。天气冷得厉害，但是汗珠还是象雨水似的从庄稼汉的臉上流下来；看样子，这活儿他干得挺对勁。

森林四周籠罩着死一样的靜寂：万物都刻上了严峻的晚秋的印記：树上的叶子掉下来，形成許多潮溼的树叶堆，鋪滿了冻结的土地，到处可以看到发黑的光禿禿的树干，在这些树干后面，有些地方露出爆竹柳和忍冬的淡紅色的树叢。在旁边，有一个死水坑，水面上复盖着碧綠的霉；如今，水蜘蛛已經不在它上面滑动，綠色的青蛙也不再发出閤閤的鳴声了；只有一些生苔的、粘滿了淤泥的树枝以及一根新近掉落下来的白樺树干突出在水面上，那树干上纏繞着枯萎的牛蒡和長長的、毛茸茸的青草。远处，既沒有傳來鳥儿的啼鳴，也听不到雇农从田間归来时哼唱的歌子，或者在休耕地里吃草的羊群的咩咩声；除了我們那庄稼汉的斧头的單調的敲击声外，没有什么东西扰乱这淒涼的森林里的宁靜。

……时不时地，从森林后面发出一陣陣北风刺耳的怒号声；它帶着一股猛烈的、不可遏止的力量冲向沉寂的田野，在村道上深深的車轍里呼嘯着，卷走了成堆的树叶和树

枝，讓它們跟迎風飛來的寒鴉一起在空中打轉，最後，它向上飛騰，形成猛烈的、噓噓作聲的旋風，向稀疏的白楊林沖去……這時候，庄稼漢停止了干活。他放下斧頭，向那坐在白楊樹上的男孩子說道：

“喂，万紐什卡！瞧你爬到哪儿去了！小心風會把你吹走的，快下來！……”

“別管我，安東伯伯，”男孩子應答道，“不要怕，不會吹走的！”

每一次聽到這種勸告，安東伯伯就心寬了，他拿起斧頭，把帽子更低地拉到眼睛上面，重又動手干起活來。這樣重複了好幾遍，到最後，大車上裝滿了樹枝。這時候，庄稼漢的注意力才完全集中到侄兒身上；他仿佛第一次想到了侄兒的執拗不馴，於是便真的生氣了。

“唉，你這個頑皮孩子！”他叫了起來，用斧頭柄敲擊着白楊樹。“得跟你說多少遍？下來！我要狠狠地懲你一下，淘氣鬼，看你再鬧不鬧別扭，小心點！……”

“這樣我就偏不下來，”男孩子回嘴說，並且愈爬愈高了。

“不下來？好吧，讓你一個人留在林子里，給狼吃掉……該死的！……”

看樣子，這些威脅的話在孩子身上起了作用；他用兩只小手抓住樹干子，準備伯伯一執行自己的約言，他就即刻爬下來。

“你打不打我了？”他從樹枝後面探出頭髮鬚曲的腦袋，